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

第八回 惡風流輕拋枉法錢 熱因果三設偷香計

卻說范昆正在賭得輸急了，要扳本的時節，忽聽女兒病了，家中來喚他。於是急急的回到家中，看那英姐兒，已是驚過好幾次了。蘭姐抱住，他娘迎著范昆道：「你昨兒回家，像瘋了的，撲在你媳婦身上，是什麼樣兒，自己的一個妻子，有這麼玩法，被孩子駭的驚了。你來看看。」范昆方知，是昨日和妻子耍了一下子，驚了女兒。當下急的沒頭腦問道：「可請醫生來看？」他娘道：「還等到這時候麼，方才是六兩銀子，買了一顆道地的『朱黃鎮驚錠』來，吃了才平安了些。」范昆聽了不言語，幫著照應，不敢出門。次日英兒漸漸的好了起來，也就罷了。范昆仍舊到縣前辦事。這日，那錢家的被告錢灼，也來會了。過了兩日，懸了牌要審，兩造俱傳到了候著。當下坐堂，傳了被告進去。半晌，又傳了原告。聽說審得錢灼係錢百萬胞弟，屢次向哥子借貸，因情理難容，以致控案。今斷錢百萬，義助伊弟錢二百兩，以為資生之計。此後再不許上哥子的門，倘有不遵斷理之處，令伊兄即行赴稟，重究不貸。審了下來，即令錢百萬交銀，錢灼的出了甘結，給領完案。范昆尋著原告原來的人，找了七十兩，提了十四兩給他。又向被告索了飯食，共得了有八九十兩銀子。拿出五十兩充了公，自己私得有三十金。

過了一日，想道：「朱大前日拿去的，是輸去了。他妻子那裡知道有這件事。眼見得這銀子是白花了。我今兒這個銀子，難道還白送了不成。莫若到他家裏，當著他妻子的面，替他贖些出來。他若是有心時，必要出來感謝我的。這樣就有五分到手了，縱然不出來有句熱情的話，也還可以入得彀。不然接待得比往常慇懃些，茶兒豔豔的，酒兒濃濃的，這是有我的心，到底不難成就了。」一頭想著，一頭要往朱大家來。那知他那群賭友，早知他賺了許多的銀子在身邊，都是眼光落著他的。

當下白強約了些人在家裏，挑他一頭。走到縣前來尋范昆，恰好遇著了。不由分說的拖著就走，只得到那裡去賭了一日。到晚大家吃著酒，說道：「葛愛姑昨兒結拜了個乾女兒，是新上來的，叫個什麼夏玉官兒。聽說好一個粉頭，年紀才十八九歲，唱的好一口小曲子。我們幾時，還在那裡賭一局，就叫他接了來，我們看看。」范昆接口道：「擇日不如當日，我們就去如何？」大家都有了酒，說聲走，一群兒到了葛愛姑家裡。愛姑正在午睡，聽得賭客到了，連忙出來接住了道：「你們那裡來的，卻這齊爽爽的？」眾人道：「聽見你新結拜了個乾女兒，特來尋著。你可接來，我們瞻仰瞻仰。」愛姑道：「噯喲喲，原來你們這時節來，不是賭的，卻是為這個人的。他此時不是有客，就是睡了。不然便不被別處接去，那裡得到這裡來。明兒早些我接他到了，你們儘管來看便了。今兒是不能遵命了。」范昆原是酒多了的，聽了這話不覺的暴躁起來。道：「我們走罷，不看了。太看不起人。我在這門裡，也還用過些銀子。怎麼叫接個不要緊的婊子來，值這做翹。」愛姑見他發話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范大爺想是吃醉了。」話未說完，碗都是粉碎。眾人忙上前，拖住了范昆坐下，道：「范大哥且莫著急，愛娘說不得，今兒是要接來的。范大爺是個左性兒，不然不得開交的。」愛姑被眾人說著，又無奈范昆恃強撒潑慣的，只得叫起人來去接這夏玉官。

去了兩個時辰，方接到了。葛愛姑迎住，將方才的話說了一遍。夏玉官道：「乾娘來喚，不得不來。家中實在還有客哩。我只打了個花說，一道便回的。乾娘這裡鬧的卻是那個？」愛姑道：「就是縣裡范二虎的兒子范昆，他不知在那裡吃醉了，來這裡尋事。你到外邊應個卯兒，可就回去照應家裡的去。」

說著同到了廳上，見了眾人。范昆見了，卻是整齊，笑著道：「怪不得，這樣蔥枝兒的，怎麼不做些身分。」玉官聽了，只做不聽見。問了別人的姓，轉臉兒過來，向著范昆道：「這位爺，還沒請教尊姓哩？」范昆道：「我麼，就是縣裡做衙門的，姓范。」玉官道：「哦，原來是范大爺。有個范二太爺，那是爺的什麼人哩？」眾人道：「那就是他的令尊。」玉官道：「這個我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。爺們今那裡赴了宴來的哩？」白強在旁邊道：「今日是我的小東道，因為席間談起你來，大家興趣到此的。」范昆道：「閒話少說了，我們既已到此，是不能回去的。愛娘可調了席，好入局的。」愛姑聽了，忙去設起坐位。大家站起來入座。

范昆捻了玉官一把，悄悄的道：「我們是要玩的。」玉官點了點頭。眾人見范昆立住了，大家道：「怎麼不來？」范昆道：「你們來著，我要歪一歪去，酒真醉了。」眾人會意，只得聽他去了。范昆拉了玉官，到愛姑牀上雲雨了一番。玉官便要回去，范昆哪裡肯放，道：「這時節，已是半夜裡了，還往哪裡去。」逼著他解了衣裳，但見這玉官露出那粉白的身子，胸前拴了個大紅撒花抹胸，兩臂上係著金玉鐲子，先鑽進那紅綾被裡去。范昆看了，真是消魂。

睡到有五更盡頭，被眾人到房前鬧了起來。淨了手，入到局中，直賭到天明。玉官起來，梳洗了。范昆拿了五錠銀子，交與愛姑道：「這個把與玉官，我明兒還要到他家裡去哩，叫他收著就是了。」愛姑接了進去。少頃，玉官出來謝了一聲，辭了眾人，上轎去了。這裡范昆和眾人，又賭了一日，到晚方散，一宿晚景不題。

次日起來，算了兩日連輸帶用，約莫有十五六兩。於是又帶了十來兩銀子在身邊，在縣前應酬了一早晨。獨自一個，走到了夏玉官家來。原來這夏玉官，跟著哥兒夏三官過，並不曾嫁人。夏三官附在清客王有名下，做個唱的。有房妻子，年紀也和玉官不相上下，叫個銀官，都是蘇州籍貫。銀官也會唱個小曲兒，顏色比玉官還強些。范昆到了，玉官出來接著。說起嫂子的技藝來，就兩個拿了弦子彈著，唱個《滿江紅》兒。玉官又唱個《馬頭調》。唱了一會子，辦了飯吃了。玉官接了個乾姐兒來，和范昆四個人，鬥了半晌的牌。晚上接著的去了，范昆仍舊和玉官到他牀上睡了。

到次日起身走出，想起朱大來。到底淫情不斷，還只望他妻子到手，就一徑走到他家裡。事不湊巧，又值朱大不在家裏，只得回到家中。吃過早飯，就仍舊出來，四下裡尋覓這朱大。卻說朱大，自從在葛愛姑家裡，吃了范昆一頓沒趣。只道他再不和自己遇事，那裡還敢見他的面哩。連這愛姑家，也都不能夠入門的了，所以連日俱在別處。這范昆直找了一日，卻是影兒也不見他的。

到了下午的時節，心裡想著，這時候朱大約摸該歸家了。我只做問他要還銀子，不怕他妻子不來將就我些。於是一徑又走往朱大家來，一頭恰遇著了。朱大分外的賠些小心，請他裡面坐。口裡大哥長大哥短的，自己承認了許多的不是處。范昆被他花言巧語的，要發作又放不下意來。想道這心事倘揭破了，恐朱大不能依允。莫若將計就計了，賺他一下子罷。隨口道：「我的銀子，已是被你花去了。一番的熱意兒，卻丟在了空處。如今你且進去了，和你嫂子說，要這些東西時，我還可以出點力。這次卻不經你的手了，只叫你嫂子來，和我當面說，我便傾囊相助。」

朱大聽了這話，心中一想，已是明白了一半。自己原是個以賭為命的，倒也不大嫌這一頂綠帽兒。忖道：「這人出言吐語，俱是不良的心。原來前兒仗義舍了那十多兩銀子，就是想著我家的了。怪道當初和我說，要大家結個義，又要把各人的妻子拜了姊妹哩！如今他是這麼意思，倘然決裂了，他要起我還銀子，卻怎樣回他。而且此後，再莫要他出手了。橫豎我也做不得主，只進去說說看。依了時，我也落得有銀主兒，手頭寬鬆些，好暢賭他兩次的。」一頭想，一頭答應了。

進到裡面，拽了妻子的手，往房中一坐。他妻子道：「做什麼？有話便說罷了，要拖我進來做甚哩？」朱大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告訴你有個天大的喜事。」妻子聽了詫異道：「什麼天大的喜事，你可是要瘋了哩。」朱大道：「我前兒當了你那些東西，你時常的咕唧。我昨兒和這范大爺說起，他就慷慨要借銀子與我，替你贖出來。」妻子道：「我不曾聽見世上有這般的好人。你莫倚著紅囊兒當火吹哩，不要說沒有這樣的事，就是借了與你，你卻從那裡有的來還他哩？」朱大道：「他說明了，是不要還的。」妻子道：「他卻那樣兒看上了你，借許多的銀子不要你還。這個裡頭，就有緣故。方才說借，還是有了事。若說不要還，他平白舍你？他必定是將銀子做個鉤兒，你接了他銀子，就上了他的鉤了。你可別做這想。」朱大道：「你的話卻是在理，但他已借過十來兩與我了。原說替你贖簪子和珠環兩件的，我一時不是，賭去了。所以不曾告訴你。」

妻子道：「怪得前日，這個人走來尋你。你卻去了兩日，不曾回來。他在外面問道：『借了銀子，與你贖些東西可曾贖了？』我卻回他，我們不知這些事。他還絮絮叨叨的只顧問，我沒理他便走了。原來你却得著銀賭去了。」朱大聽了這番的話，明是范昆

前兒和他在葛家鬧的，竟在此先吃了個沒趣。借事發作道：「你既知道是我借了他的，也不該那樣的冷淡他。他如今還可以商量些，借來贖出你的來，他卻不肯經我的手。」妻子道：「不經你手，便怎麼？難道要我去，向他手裡接來不成？這樣的話，還虧你不硬口氣，你也不成個男子漢大丈夫了。我不聽這些話，我這些東西，橫豎被你弄光了，我也不要了。你莫在我面前，說這沒氣的話。」

當下朱大被妻子說的無地自容，那裡還敢說出，叫他親自去和范昆商議的話來。坐了半晌，想道：「妻子是個女中的錚錚的，出言總是些正大的話。那委曲的心事，是不能出口。怎奈這范昆，三番兩次的來俯就他，又回不出個話來，進是不能，退又不可。真是有鈔取攜皆自便，無財左右做人難。」沒奈何，立起身來，卻不往前面走，一頭開了後門去了。

卻說這范昆，坐在外面，等著他出來，許久不見，只得叫道：「朱大哥怎麼說了？」不見答應，捺捺氣兒，又坐了半晌，還不見出來，便發話道：「怎麼讓我候著，有話沒話，到底出來，回我一聲，難道這樣的好心，尋上門兒還不見情麼？」那裡應一聲兒。范昆一想，惱羞變成了怒，高聲叫道：「把前兒借的十七兩銀子，要還我哩。我是做得出的，銀子都是好拿的麼！還不把眼眶兒放亮些，等我做出來的時節，也不怕你不依我的樣哩。」說著手拍著桌子。朱大的妻子，在裡面聽著，又是慌又是氣。一時間，想不出主意來。道：「事到如此，已是不能不露面的了。這人心懷毒計，不發個威，他還以為可擾哩。」

當下計議已定，一頭將連糞的馬桶和刷帚兒，撇在手邊來。只聽外面，還在那裡連三帶五的，越說那話都越邪了。朱大的妻子就發話道：「是什麼人，在我家這麼鬧。我家沒人在家裡，你說給誰聽哩！再不滾了，試試老娘的手段。」范昆聽了，心裡那一把無名的火直衝上來。想道：「他左右是一個女流，他丈夫該我的是實，我只做要債，鬧出來也不怕他。」於是站起身來，往裡就走。口裡說道：「我把這朱大，叫他把龜頭兒伸出來，怎麼該我的錢，躲住了不會，叫老婆撒起潑來。」

話未說完，那腳已到了他房門口了。只見朱大的妻子，立在房中。叫道：「反了天了，你是甚人，闖進屋來。人家都沒內外的麼？」說著暗暗的開了馬桶，拿了刷帚兒在手裡。范昆不知有計，一頭走進房來。朱大的妻子卻是手快，那刷帚連糞兒刷來。范昆才要翻走時，頭上身上已是濕淋淋的，黃糞兒堆滿了。那裡接著又是一刷帚，臉上沒鼻子沒眼睛都是糞。於是沒命的往外就跑，後頭吆喝著趕上來。及到出了門，早已挨了幾十刷帚。朱大的妻子見他出去，隨手將門關上了，氣喘喘的走回房來。那滿地總是糞和尿，又急又氣又好笑。自己打掃的乾淨了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朱大出得後門，不敢遠行，只在左右閒逛了一會子。只說聽范昆的作為，自己做個方便人罷了。就坐在前門左邊一個香蠟鋪中，說些閒話。足足有兩三個時辰，不見范昆出來，只道妻子有個圓便了。正在想著，只見范昆抱著頭往外跑。看他身上，都是像黃泥似的貼了一身，心裡有些驚訝，不好從前面回家，仍舊開了後門來。未知如何，且聽分解。